

第三部

風雨太平洋

杜埃 著



珠海出版社

第三部

I247.51
42:3

雨太平洋

杜埃 著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雨太平洋/杜埃著. - 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5

ISBN7-80607-919-X

I.风… II.杜…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6245 号

风雨太平洋

◎杜埃 著

责任编辑:潘自强 潘杜鹃

技术编辑:徐 慧

封面设计:冯建华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电 话:0756-2222759 邮政编码:519000

地 址:珠海市香洲区梅华东路 297 号二楼

图书邮购:珠海出版社图书邮购部

电 话:0756-2222759 邮政编码:519000

地 址:珠海市香洲区梅华东路 297 号二楼

印 刷:广东茂名广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38.75 字数:960 千字

版 次: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2000-4000 套

ISBN7-80607-919-X/I·356

E-mail:zhcbs1@pub.zhuhai.gd.cn

定 价:66.00 元(全三册)

目 录

序 言	阳翰笙 1
写在前面	杜 埃 1

● 第一部

第 一 章	霍斯特·李家族	1
第 二 章	在波尼伐西奥铜像前	12
第 三 章	风 波	23
第 四 章	法 庭	33
第 五 章	义山上	42
第 六 章	风 暴	53
第 七 章	家 庭	75
第 八 章	战争时间表	85
第 九 章	一封不署名的信	95
第 十 章	“不设防城市”	104
第 十 一 章	撤离马尼拉	111
第 十 二 章	坎巴嚟	117
第 十 三 章	北上的路断了	127
第 十 四 章	两个神甫	135
第 十 五 章	夜过封锁线	141

第十六章	坎坷的路·····	147
第十七章	未及结成的姐妹·····	159
第十八章	被 俘·····	166
第十九章	是这么一回事·····	174
第二十章	“游击队”·····	190
第二十一章	坎巴嚟，再见！·····	196
第二十二章	蔓蒂里，蔓蒂里！·····	200
第二十三章	去 向·····	212
第二十四章	会啼的母鸡·····	220
第二十五章	芒果树下·····	225
第二十六章	袭 击·····	242
第二十七章	流移转徙·····	249
第二十八章	青椰子和不署名的信·····	259
第二十九章	纳姑娜湖之夜·····	268
第三十章	重 聚·····	286
第三十一章	敌 情·····	297
第三十二章	大森林·····	306
第三十三章	蔓蒂里处女战·····	314
第三十四章	阿莱耶森林的呼声·····	326
第三十五章	回城路上·····	335
第三十六章	地下星火·····	344
第三十七章	无声的脚步·····	352
第三十八章	枪，枪！·····	364
第三十九章	华侨支队诞生·····	376
第四十章	在黑夜笼罩的荒地上·····	390

● 第二部

第四十一章	静悄悄地·····	401
-------	-----------	-----

第四十二章	西进途中	412
第四十三章	“第二战场问题”	426
第四十四章	在巴斯布尔山上	433
第四十五章	宝贝儿，宝贝儿！	461
第四十六章	远方讯息	472
第四十七章	流 寇	493
第四十八章	啊，大青山	518
第四十九章	“象征性”	532
第五十章	雨 夜	543
第五十一章	在泥沼中	550
第五十二章	番娜的村里	557
第五十三章	中心区	565
第五十四章	新岗位	571
第五十五章	雨季进军	578
第五十六章	桑萨尔田庄	595
第五十七章	沸腾的西丽碧村庄	605
第五十八章	反扫荡	619
第五十九章	圣加罗斯村的遭遇	627
第六十章	田庄上的会议	634
第六十一章	电影院发生的事	640
第六十二章	进入大森林	644
第六十三章	深山篝火	654
第六十四章	丛林深处	662
第六十五章	伏 击	670
第六十六章	这里阳光满地	675
第六十七章	林中婚礼	685
第六十八章	纵深转移	695
第六十九章	“善良的东西”	702
第七十章	拉比和康西	714

第七十一章	没料到的事发生了	732
第七十二章	突 围	743
第七十三章	绝处逢生	756
第七十四章	坚持！坚持！	761
第七十五章	穿插出击	774
第七十六章	劫后重逢	784
第七十七章	动荡的乡村	789
第七十八章	奥浪加波山上的枪声	797
第七十九章	重返大青山	803
第八十章	“慢性扫荡”	810

● 第三部

第八十一章	心上的村庄	817
第八十二章	小伙子们	830
第八十三章	“退守策略”	838
第八十四章	离 别	846
第八十五章	南征第一夜	862
第八十六章	森林奇遇	869
第八十七章	野宴猴子肉	882
第八十八章	友军，友军	896
第八十九章	城市的行动和逆流	907
第九十章	白衣地	911
第九十一章	友军协定	922
第九十二章	丽姐下山	930
第九十三章	到太平洋东海岸	940
第九十四章	大转折	948
第九十五章	马尼拉战线 反奴役	968
第九十六章	正义之师	976
第九十七章	到加斯特老人处	989

第九十八章	福仙爹哥之兽	1003
第九十九章	繁星当空	1012
第一〇〇章	中太平洋	1025
第一〇一章	形势喜人	1041
第一〇二章	血染的白茉莉	1044
第一〇三章	哦，难忘群众之情	1051
第一〇四章	巧于周旋	1059
第一〇五章	迎接黎明	1070
第一〇六章	林琼质疑刘一鸣	1075
第一〇七章	巴夕河畔的誓言	1084
第一〇八章	不让敌人得到一粒米	1089
第一〇九章	年轻的战士	1098
第一一〇章	怒吼吧，邦河	1105
第一一一章	打击！打击！	1112
第一一二章	国际问题专家的论断	1119
第一一三章	毕 露	1123
第一一四章	在菲律宾的大屠杀	1135
第一一五章	马尼拉不夜天	1149
第一一六章	打击顽敌	1155
第一一七章	血染山地	1165
第一一八章	柔情似水	1172
第一一九章	葬礼进行曲	1178
第一二〇章	在美菲兵营	1188
第一二一章	面对历史的转折	1193
第一二二章	聚 会	1203
后 记	 林彩英	1217

第 81 章

心上的村庄

旱季的阳光，从森林顶上倾射下来，像细碎的金子般铺在地上。

虽然不久前日军在这里投掷了燃烧弹，但这富有强大生命力的阿莱耶山仍旧巍然屹立，充满生机。战士们在酷热的阳光下，停在树阴下歇息。

马明标和密莎用铁铲挖个土灶，准备生火做饭。放牧人塔拉德去找水源，不久，他就在近处找到一处小山泉。一声呼唤，站着的、坐着的、躺着的战士们一哄而起，拿上自己的杯子和椰壳盛水，饮了个痛快。

卫生员庄玉华给几个行军时被树枝、藤蔓刺破腿肚的战士涂药水，缠纱布，她是最后一个到山泉去的，虽然曾给华侨支队立下一条禁令：“不准喝生水。”但这时也顾不得那么多了，自己也痛痛快快地喝了一阵。

这时已近正午，忽然森林里传来了一种鸟的洪亮鸣叫声，打破了森林的沉寂。支队是静悄悄地回到森林来的，因为还摸不清这山中到底还有没有留下敌人和奸细。

“这可恶的东西，真太放肆了。”班长余标有点不耐烦地说道。

“这鸟怎么老在这个时候大叫大吵，像教堂敲钟那样？是只很大的鸟吧？”

指导员蔡杰走过来，微微一笑：“上次我们被日军包围时，都不见这种鸟大叫，可见现在山林里没有留下搜索的敌人。”

塔拉德嘿嘿笑道：“也不见得就是这样。我告诉你们，这是菲律宾鸟类中的宝贝之一，是一种特别的鸟，每到中午它就大叫，声如洪钟。它的芳名叫卡劳斯，人们称它‘山钟’，就像报时的钟。”

炊事员马明标一听，高兴地说道：“这么说，吃午饭不用我向大伙打招呼了。”

大家听了塔拉德介绍，觉得这“鸟中之宝”怪有意思。余标一伙人立刻顺着那鸟鸣叫的地方望去，明白那声音来自一棵长满稠密叶子的巨树上，但却不见鸟影儿。

谢立发说：“真健忘，不是早就知道有这种鸟吗？”此刻他倒想起了祖国也有类似这种报时的鸟，叫“百劳鸟”，每到黄昏时就大鸣大叫，也像敲钟——叫人该停工回家去了。

指导员带了余标踱到巨树下，仰头往上望去，喔，这树巍巍然高插云霄。支队长王汉华和机枪手柯慈也来到这树下休息，那“山钟”鸟知道下面有人，便不叫了。

“这种树是我们菲律宾的万木之王，叫纳拉树。它被命名为菲律宾的‘国树’。”

“的确有资格，这样巨大的树，我还没看见过哩！”

余标走上前去摸摸巨树的皮层，忽然欢叫起来。原来它的表皮竟像红绒毯那么柔软；再一摸，表皮渗出水来。哎呀，一手都沾满了鲜红的液汁，余标嚷道：“这红汁是天然红墨水，用来写反扫荡标语再好没有了。”

这纳拉树，高大挺拔，巨臂般的粗枝向四处伸出。据说树身任凭刮十二级台风也毫不摆动，像神话中的巨人那样。万木

在它周围都显得矮小，给人一个威武不屈，浑身有力的印象。

塔拉德站在树下，用一种唱赞歌的神态对大伙说：“我们这‘国树’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硬木之一，就像外国人称我们的战士是‘天生的士兵’那样坚强。你别看它的表面那么软绵绵的，但里面全是钢铁，它的木质甚至比钢铁还要坚硬，可以顶得住雷电和风暴……”望了望大伙，他又补充说，“连可把水泥钢筋楼房抛上半空的龙卷风，也不敢惹它，得绕过它，回避它呢！”

机枪手柯慈听了塔拉德未免有点夸张的赞词，连忙把手提机枪往地上一搁，认认真真的对这株神话般的巨树从树根到树梢仔细打量一番，心里嘀咕道：是啊，这树长得要比卡琳娜家后院那株笔直的桉树还要高出一倍多……柯慈想起了他未婚的菲律宾爱侣，不觉心里甜丝丝的。

“喂，机关枪，发什么呆？树上有宝贝？”余标逗趣地说。

柯慈侧过声，“唔”了一声，不好意思地笑笑。

“它的红液是很好的染料。”塔拉德道。

柯慈听这一说，再次把手深深地印在树身上，把沾上的“血”往机枪把柄上涂了又涂。他这样做，用意是作个纪念并表示杀敌的决心。

玛丽亚笑嘻嘻地走近来：“你们在欣赏我们的国树？唔，是啊，我们的诗人曾为它写过不少颂歌。”说时神情倨傲，又往树上指指，“它象征我国的独立战士在流血！”

“我们两国人民都在流血！”支队长王汉华道。

这个自愿参加华侨支队的姑娘听后，挺起丰满的胸脯，英气凛然地道：“当平原上第一批支队成立时，战士们就在山中的纳拉树前举枪宣誓：‘为了反抗日本法西斯，愿流尽最后一滴血！’”说时样子很严峻。

“对！流尽最后一滴血！”大个子排长谢立发附和道。

支队长王汉华点点头，继而又摇摇头。他说：“也对也不对！”

“怎么也不对？”谢立发不解地问。

王汉华道：“拿个人说，决心流尽最后一滴血，是对的，对抗日游击战应有这个决心。我们面临的是强大的敌人，打游击，就凭这个决心，所以说是对的；但拿一个争独立、自由的民族、国家来说，决不会流尽最后一滴血。民族的血是流不尽的。所以我说又不对。”

谢立发一手撑起他心爱的八响连发卡宾枪，一手挠挠耳朵，憨直地说：“我说不来你那弯弯曲曲的道理。什么个人、民族，个人不就是在民族里面吗？”

蔡杰笑笑说：“这场战争，你我都可流尽最后一滴血。但我们是抱着必胜的信心去流血的，不这样去理解，就会产生一点消极的或者是无希望的情绪。事实上，人民的血，支队的血，是流不尽的，这就是希望和胜利的保证。我们不是常唱《最后胜利是我们的》这支著名的抗战歌曲吗？”

玛丽亚对指导员行个军礼，半笑半正经地道：“甲沙玛蔡，我们赞成你这个很有哲理的话，我们菲律宾正是这样。”略停一下，又加重语气，“就像这纳拉树不断地受伤，不断地流血，但它依然照样顶天立地，威武不屈。它现在还在流血，它有流不尽的血！”

一排长吧嗒一声，两脚一靠：“我代表我这支卡宾枪和全排甲沙玛向你和你的国家致敬！”他向她行了个军礼。

“山钟”鸟又飞到别的高树上大叫，马明标、密莎早已做好午饭。这时寂静的森林百鸟齐鸣，“山钟”叫得特别洪亮。

华侨支队和友军两个支队，在西海岸的奥浪加波山上出其不意打了个胜仗之后，引起日军调动强大兵力前来围追堵击。

支队受到很大压力，经过三个支队协议的结果，不得不又折回平原。

队伍下到山脚，巧妙神速地从空隙处通过几层封锁线，再次返回平原上那座郁郁葱葱、葳葳蕤蕤的阿莱耶山旧地。

这三个从西部山区下来的支队，到了平原，随即各自分开，每个支队独立活动，因为日军侦察到华侨支队的行军的大体方向，便四处放出“不打菲人，专打‘华支’”的挑拨性口号，威吓当地农民，企图孤立这支外邦人的游击队。在艰难的日子里，华侨支队虽得到当地组织的照应，但难于在一个村庄久留，只能滞一天半日，又得转移了。

他们走出了阿莱耶山，这些天来总是忽东忽西，流动不息。后来情况摸熟了些，便采取更加灵活的行动方式。他们有时乘隙突入扫荡圈，向敌人骤然一击便马上撤走。有时待敌人的小分队扫荡后回驻地，便暴风般地突然来个截击，吃掉十个八个敌人。他们到处破坏桥梁，剪断电话线，来去无踪，叫敌人捉摸不定。

过了一段时间，支队部又进一步作了研究，认为长久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主要的问题是，这一带看不见友军，孤军活动，困难很大，而且面临种种危险。于是支队部做出决定：

穿过中心区，往北部进军！

“中心区的群众基础好。”玛丽亚兴奋地对王汉华说。她提出：设法绕到西丽碧村去，找到卡琳娜。

“找到卡琳娜便能接上司令部的联系。”塔拉德支持这个意见，“从西丽碧村往北移动也方便。”

“到西丽碧村有把握吗？”王汉华问道。

“把握，就是依靠群众。试试看。”塔拉德挺了挺胸膛。

部队知道要绕道西丽碧村，都很兴奋。这时每个人的脑海里，立即浮现出那熟悉的、热气腾腾的乡村情景。柯慈是个生

性内向的人，感情老是蕴蓄在心底。但这时他也在心里想道：但愿能到西丽碧村，卡琳娜，我们可以相会了。

五月的平原夜空，繁星特别耀眼。塔拉德对这一块地区非常熟悉，他领着队伍在茫茫夜色中悄悄来到西丽碧村庄的边沿，和两个侦察员走前去四处探测，屏息细听动静，发觉有点异常，村里死气沉沉，不好轻率进村，便把部队拉到离村一公里以外的小屯停下。这小屯有十多户人家，农民们迅速腾出地方，让部队驻扎下来。

玛丽亚单枪匹马，摸黑到西丽碧村去。一株高挺的桃榔树，在朦胧的黑夜里显得特别引人注目。她来到一间竹楼前，轻轻地敲了敲门。半晌，楼上有个妇人没声没响地走到窗边，影影绰绰站在那里。

“卡琳娜，卡琳娜！”声音很低，是用手捂着嘴叫的，“我是玛丽亚，玛丽亚呀！”

那妇人听见呼喊自己的名字，便立刻探出了蓬松的脑袋，又惊又喜地叫道：“是你呀，快快上来！”竹楼门开了，主人一把拉住她，抱得像箍桶圈那么紧，一边狂吻着来客，一边低声叫道：“果真是你呀！我的玛丽亚啊！”她捧起玛丽亚的脸蛋，“啊哈，我的主，你到底回来了。”姑娘的颤声带着叹息。她还穿着圆领无袖的宽大长睡衣，是刚从床上爬起来的。

“他们扎在村外那个小屯。”

“部队回来了？”姑娘匆忙亮了灯，她姣好的脸庞上，映出难以控制的喜悦，声音放得很低很低。

一对老人蹑起脚步匆匆走进厅来，急急地捉住玛丽亚的肘子：“孩子，是你？什么，部队回来了，没给打散？”老妇人乐得快要哭泣。

“噢，部队整整齐齐，没给打散。”

“这就好，这就好！”老头儿高兴极了。老太太念着圣母的

名字，在胸前画了个大十字。谢天谢地，可以放心了，首先可以不用担心未来女婿柯慈的安全了。

老头子用手半掩着嘴巴，忧愁地说：“敌人到处散布谣言，说进阿莱耶山区的支队统统被包围，又说你们都被日本人打光啦。”说着一个劲儿摇头，临末把手一劈轻快地把肩一耸，做了个鄙视的手势，“我们不信这个，可又不知道你们的行踪，真叫人惦记呀！”

“话长着哩。我先问一件事：村里有敌人吗？”玛丽亚问道。

“撤走咧，只留下伪警，不用顾虑。”卡琳娜先是泰然自若地回答，然后又用忧郁的声调说，“中心区受到反复扫荡后，好些支队已调离了，敌人便转用政治攻势，以瓦解群众斗志为主。抗日组织已转入地下了。”

“变化真大呀！”玛丽亚掠掠黑发，兴冲冲又说，“我们突了围，联合其他支队在阿莱耶山外围打了敌人的背部，然后西进巴礼示山脉，又打了一个胜仗。”玛丽亚说到这里，故意眨眨眼皮说，“你想知道那个人吗？”

“谁？怎么了？”

“还会是谁呢！就是你的那个老不爱说话的机枪手呗，他……”

“他怎么了？”姑娘着实焦急。

玛丽亚噗嗤一笑，“又立下两次功啦！你们惦记得好苦吧，他也惦记你呀！”

姑娘擂了她一拳，两眼突然透出泪光，微微颌首，她轻轻吁了口气，兴奋地笑了。然后，卡琳娜匆忙地走下竹楼梯，到村里去。

两个老人招呼玛丽亚喝了水，吃饱了肚子。不久卡琳娜回来了，拉着客人迫不及待地说了声：“走吧！”

两人刚从楼梯下来，她爹从后院摸黑走来，肩上扛着两把大香蕉。嗨，这刚从树上割下来的香蕉，真大，真多，每把蕉又分成一层一层的，一梳一梳的足有两百多个。“先拿走，我还有事。”老人对两个姑娘吩咐后，又往后院摸去，老伴正在那儿张罗什么。

在黑夜中，她们二人托着沉甸甸的香蕉，兴致勃勃蹑手蹑脚地从屋后钻出村子，就向支队驻地奔去。

部队正在吃小屯农民煮的年夜饭。塔拉德，庄玉华和炊事员密莎赶忙把香蕉接过去，几个女队员同卡琳娜抱成一团吱吱格格，好不亲热。战士们贪馋地望望那香蕉在咽口水。余标用肘子捅了一下柯慈：“喂，机关枪，这回又沾你的光了。”随即指了指不远处影影绰绰、模模糊糊的那颀长姑娘的背影。

有个战士轻轻吹声口哨，对机枪手道：“你还没看清吗？那不是你的‘那个’来啦！”

柯慈很想跟他未婚妻打个照面，但瞧她正向支队长身边走去，似乎要谈什么事，就按捺住喜悦的心情又坐下了。

支队长一见卡琳娜，便热情地握住她的手。这样的重逢，使她很激动，她把西丽碧周围的情况说了。虽然情况起了很大变化，但可以放心的是，村里没有日军，只有一批与地下抗日组织暗通气的伪警察。

她向支队部几个领导人介绍阿莱耶山被扫荡后这一带的局势，说西丽碧的村干部撤得快，没有被捕牺牲，只是这两个月来为了避开敌人扫荡，她和骨干们都在东移西转，没日没夜奔忙，各村抗日组织已完全转入地下。敌人虽已撤去，但随时都可从附近的驻兵点上派出小分队进村骚扰，群众情绪仍是惶恐不安……

支队长听完卡琳娜的汇报，点点头，忽然想起了什么，就对她道：“噢哈，倒忘了，快去，快去，这回用不着请假了，

找他见见面吧！”说完就向人群中叫了几声柯慈的名字。

姑娘并不答腔，转身向前走去，在夜色里，只见一群席地而坐的战士中，有个影子向她踉踉走来，她的心开始急促地跳了。

将近午夜时，部队刚吃过一半饭。两个菲人汉子和四个妇女，他们头上顶着一包一包的大米，有的顶着用竹筐装满的西红柿、红糖团和白盐，支援部队来了。这些农民是默默地走来，又默默地把东西放下。这是卡琳娜通知村组织给送来的。战士们喜不自胜，但又不好高声欢呼道谢。

“西丽碧真是长在咱们心上的村庄！”一个战士把话音压得低低说道。

话音刚落，一个老头背后跟了个老太太，一声不响地来到。老两口抱着用香蕉叶子裹得鼓鼓突突的东西。

“你们瞧，又找女婿来哩！”

“这家菲人真没说的了。”

这时，从树阴下传来卡琳娜低低的呼喊声：“妈，他在这儿。”她正跟柯慈在枝叶稀疏的番石榴树下喁喁细语。

“让我瞧瞧，让我瞧瞧。”老头快活地叫着。老太太把蕉叶包放下，忙拉着柯慈的手。两个老人一个托着未婚女婿的下巴颞抹了抹；一个摇摇他的肩膀，竭力想在黑夜中辨认出什么奇迹似的。“还是挺结实的，这就好了。”老太太心欢气爽地笑了。

“妈，你们又给部队捎来什么？”

“你说呢？嘿嘿。”老头抓起蕉叶包，拍了拍，十分得意，不肯明说。啊，原来他把家里那口只有二十公斤重的小猪宰了，急着要把鲜肉送给队长，就匆匆走了，又回头吩咐道：“先别忙吃饭，待会儿有这个……”

柯慈憨笑着，眼睛定定地盯着卡琳娜。虽然看不清楚，却